

莱布尼兹和儒学

[美]孟德卫 著 张学智 译
刘东 主编

对莱布尼兹这个
知识上的巨人来说，
上帝是理性的化身。
精神修养的隔膜，是
他准确把握中国文化
的障碍，而这又能使
他超出某些宗教论争
冷静地看待一种异质
文化。后人对他的批
评和赞扬代表了对理
性与宗教的不同思
考。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策划 周文彬

莱布尼兹和儒学

[美] 孟德卫 著 张学智 译
本书责任编辑 刘东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据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书名 莱布尼兹和儒学
著者 [美] 孟德卫
译者 张学智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25
印数 1—6130 册
字数 113 千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16—1/G·653
定价 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前 言

符号可以有一种作用于我们思想的力量，特别是如果我们本人经验过它们。我在 1973 年秋天到达香港时就看到这种符号。码头上有一具先前很豪华的班船“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残骸。半边泡在水里、半边枕着自己的它曾是 20 世纪西方技术的一个骄傲，一个装满了梦想的运载工具——这些梦想属于带着怀疑和不理解看挣扎中的 50 年代的那个阶级。

这位“女王”兴旺过并沦为产生她的那个社会技术上的受害者。在几经转手之后，她最后被一个中国船运大王买下并带到香港。在香港，她被装备成一艘浮在水上的大学。就在她 1972 年 1 月将要被重新命名前几天，一场大火侵袭了她，剩下一具烧焦了的下沉的船壳。调查法庭传讯了几个制造骚乱和搞破坏的工人，尽管人们仍然听到关于保险金的流言。生了两年铁锈之后，“女王”号变成了观光客迷恋的对象。她是西方技术的一个弃物，而许多西方人迷惑中国人竟会如此粗暴地对待这件好东西。把这个劫后的残骸看作一种象征物，可以说她是多年来西方和中国彼此误解的结果。

最后，拆毁她的手术开始了。在 1974 年夏天之前这只船壳仅能看到冒出水面的尖。这个船壳消失后，我相信，她的隐喻将会徘徊不去。它将徘徊于一般层面，这是由于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持续误解；它将徘徊于个人层面，这是由于存在于单个的中国人心灵中的斗争的深度以及发生在这里的革命的、神秘的、有时是排外的事物。善的和道德的事（就最广义的宗教定义说）发生过，而我有时发现我自己抵制以这样的意思接受它们。这是偏见和反对变革的后果吗？这种抵制的合法性存在吗？我相信它是二者都有的某种东西。

在下面对莱布尼兹和儒家的研究中，我试图探索中国和西方之间误解以及失败的特殊形式，这种误解和失败破坏了莱布尼兹建立二者的一致点的希望。莱布尼兹深深地把自己交付给了基督教全世界重新联合主义——它包括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基督徒重新联合，而且它是这样一种主张，用了它，非西方人，比如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的信仰和实践也能获得调解。这个探索将深入到这种交付是怎样进行的以及它为什么失败的缘由。

莱布尼兹在东西方的一致点的寻求上失败了，这一点他不如我们。但事情能停留在仅关心历史人物吗？它能用来促进现代世界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信念之间的和谐吗？我相信它能。所以我的处理办法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我希望我这个研究能够被带有这两方面精神的观点去阅读。我也希望它能够不仅仅对我们的思想起作用，而且也能够对我们现在寻求东西方的一致点起作用。这种寻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不会比莱布尼兹时代小。

依我的意见，这本书中企图解释莱布尼兹基督教全世界重新联合主义的失败这一节是全书最薄弱的部分。当批评比自己强的人时，能力不敌的这个人应该总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但事实确实是，莱布尼兹没能实现他的企图。我相信，这个失败的原因在他

哲学方面的专长之外。莱布尼兹没有把自己限制在有专长的领域。我相信他的这种没有限制正是他知识上完善的标志。我选择探求莱布尼兹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是我的研究的逻辑结论。如果这本书能开启一条对莱布尼兹著作作进一步思考的路，那么，它也许将在某种程度上为莱布尼兹增光，这胜过我的比起它来更显而易见的批评。

我劝告读者不要把我的论断看作最终的。那些分散在我随时都要对付的材料中的地理上的、年代上的、形而上学上的距离是这样大，以至于我时时感到离跌入混乱的深渊只有一步之遥。毫无疑问，学术的发展将使我后面的人进一步把这深渊甩在身后。对这本书进行最终评判的是他们。我只希望，这本书支持我的这样一个信念：在这方面的创造之路上已经有了许多可观的东西。我愿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它们的感谢。

这本书最初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对所有在本书的完成和出版中帮助过我的朋友表示感谢。

孟德卫

8/10 目 录

前言 1

1 莱布尼兹同中国的接触 1

- 来华传教团 5
 - 礼仪之争 9
 - 影响问题 13
-

2 莱布尼兹的中国解释者 17

- 利玛窦 18
 - 龙华民 24
 - 利安当 28
 - 闵明我 30
 - 白晋 34
-

3 莱布尼兹和白晋 37

- 联系 38
 - 书信 44
 - 白晋、莱布尼兹和《易经》 58
 - 莱布尼兹写的关于《易经》的最后文字 61
-

4 论中国哲学：第一部分 64

- 著作及其激发 64
 - 汉文资料 67
 - 理：第一原理 70
 - 理和单子 73
 - 一和多 78
 - 最初的对子：理和气 80
 - 空间和太虚 83
-

5 论中国哲学：第二部分 89

- 精神实体 89
 - 鬼神和祭祀 93
 - 孔子对鬼神的看法 95
 - 中国人的灵魂概念 98
 - 形而上学与精神修养 100
 -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一致 104
-

6 莱布尼兹哲学的失误 106

- 中国和欧洲的失误 106
 - 莱布尼兹哲学中的矛盾 108
 - 莱布尼兹对精神性东西的理解 113
 - 恶是理智的丧失 117
 - 推理与神的语言 118
 - 莱布尼兹的选择：知识即上帝 120
-

7 东西方融合的基础：精神修养和道德修养 123

- 来华耶稣会士的处理办法 123
- 基督教和儒家的共同点 125

作为精神修养的宗教 129

儒家的精神修养 130

结束语：现在的一致 133

莱布尼兹同中国的接触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6月23日生于萨克森的莱比锡。他的家庭少说也是小贵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是当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一个虔信宗教的人,死于1652年,其时莱布尼兹年仅6岁。莱布尼兹的母亲年幼时就失去双亲,由一位神学教授和一位法学教授抚养长大,后者还是她的监护人。两位教授给她提供了一个充满学术气息的生活环境。莱布尼兹18岁时,她也离开了人世。在早期教育中,莱布尼兹的早慧把他带入罗马历史学家利维(Livy)的教本和其他课外读物。墨守成规的塾师反对他这样做并因之发生了小小的危机,事情解决得对莱布尼兹有利,自此之后,他可以自由接触父亲遗留下来的丰富藏书。12岁生日之前他掌握了拉丁文。

15岁那年,莱布尼兹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继续独立地探讨各种知识。在熟悉了笛卡尔的著作之后,他感到自己被诱入了一个关于经院哲学的“实体的形式”和近代机械论(即笛卡尔学派)哲学之间的困难选择之中。他越来越倾向于后者,这促使他去研究

数学。但他从未对经院哲学关心的东西失去兴趣，尽管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许已经带有相当多的近代意味。这种兴趣表现为他²对中世纪的重要问题唯实论和唯名论的关注：他在由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雅可布·托马修斯(Jacob Thomasius)指导的学士学位论文《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1663)中，就支持唯名论。

在莱比锡学习之后，莱布尼兹被吸引到耶拿大学随数学家、道德哲学家魏格尔(Erhard Weigel)学习过六个月。尽管魏格尔是僵化的经院哲学的反对者，但他也在寻求近代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由于倾全力于法理学的研究，莱布尼兹很容易地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但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他被拒绝作为莱比锡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由于候选人的数量限制以及几个年长于他的候选人的优先地位，莱布尼兹被取消了资格。不久，他离开莱比锡，以后几乎没有回去过。他去了纽伦堡，稍后，进入阿尔特多夫大学，并以杰出的语言学和法学论文《法律上的难题》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667年，莱布尼兹拒绝了阿尔特多夫大学给予的学术职位，在“玫瑰十字架兄弟会”任秘书，不久即去职。此后他结识了约翰·克里斯蒂安·博伊内堡(Johann Christian Boineburg)男爵。博伊内堡显而易见的法国天主教的宽容态度(博伊内堡是由路德教转信天主教的)吸引了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基督教全世界联合的路德主义和年轻人的出众才华也显然给男爵留下了深刻印象。同男爵的交往，给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受赏识的台阶。他把新著《物理学的新假说》(1671)献给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堡(Oldenburg)，也许就是根据博伊内堡(他是奥尔登堡的朋友)的建议。博伊内堡又把这位年轻人推荐给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约翰·菲力普(Johann Phillip)，从此就开始了他漫长而复杂的政治生涯。作为一个政治家，莱布尼兹稚嫩而才华横

溢。年轻的莱布尼兹于 1672 年旅行到巴黎，计划让路易十四的军队不要攻打德国的新教徒，而去攻打埃及的土耳其异教徒。这个意见现在看来简直是可笑的，但从这个计划中却可以看出莱布尼兹后来在国际法、科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远见卓识的早期迹象。

那时，巴黎是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中心，那段时间莱布尼兹非常希望到巴黎去。这次巴黎之行显然给了莱布尼兹很大鼓舞，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创造和研究：在机械技术方面，他改进了帕斯卡尔(Pascal)的手摇计算器，在加减上增加了乘除功能；在航海术、流体静力学、气体力学、透镜、钟表制造等方面，他都有所发明。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我们现在的时代，知识面广而不是专业性强是一种时尚。莱布尼兹不仅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时尚，他的才能也配得上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才”——“奇才”这个称号是给那些在广阔的领域中堪称权威的学者的。

在巴黎，莱布尼兹还结识了著名的神学家阿尔诺(Arnauld)、数学家惠更斯(Huygens)。1673 年，莱布尼兹去伦敦。这次伦敦之行的直接目的是帮助向查理二世呈递美因茨选帝侯的建议书。但证实了这时的查理二世并不比路易十四对此更有兴趣之后，莱布尼兹通过结识当时住在伦敦的奥尔登堡、化学家波义耳(Boyle)等几位 17 世纪的伟大科学家，把这项夭折的政治使命转为知识上的有利条件。1673 年初，美因茨选帝侯的死讯传到伦敦，莱布尼兹回到巴黎。选帝侯的死连同几个月之前博伊内堡的逝世，使莱布尼兹陷于完全没有庇护人和供养下降的境地。他暂时留在巴黎，甚至决定永远留居在这里。就是在近几年里，他发展了微积分。

最后，莱布尼兹答应了汉诺威公爵的第三次请求，接受了公爵府图书馆长和参议的职务。选择这个职务看来是明智的，特别是像他有这样兴趣的人。在他来之前，汉诺威宫廷就是一个唯一的

天主教同新教联合的中心。信天主教的君主弗雷德里克公爵(Duke Frederick)统治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新教臣民。法国和罗马的一些人都把汉诺威视为同德国北部的新教徒重新联合的关键。

4 莱布尼兹于 1677 年到达汉诺威。差不多与此同时,西班牙方济各会的斯宾诺拉(C. Spinola)经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批准,也来进行谈判,意在促使双方和解。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est Augustus)1679 年接替了他哥哥之后,汉诺威的天主教和新教持续联合有了保证。莱布尼兹的这位新庇护人,一个宽容的路德教徒,继续进行着促使和解的讨论,并在 1683 年斯宾诺拉再次到汉诺威时,给了他一个新教宫廷里所能得到的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些谈判中,莱布尼兹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最后成了路德教同黑森-莱因弗尔的伯爵恩斯特(Ernst)、路易十四的宫廷历史学家保罗·佩里森(Paul Pelison)、法国莫城的主教波舒哀(Bossuet)讨论时的首席谈判官。

汉诺威除了作为新教和天主教重新联合的中心,它也上升为政治中心。莱布尼兹的权力上升直接依靠汉诺威的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在 17 世纪的后期,他的影响特别大。那时,他有汉诺威选帝侯的妻子苏菲娅(Sophia)以及她的女儿苏菲娅·夏洛蒂(Sophia Charlotte)的大力支持。苏菲娅·夏洛蒂嫁给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后来的腓特烈一世,普鲁士的第一个国王)后,莱布尼兹的影响传播到柏林,这对建立普鲁士科学院(他在 1700 年荣任院长)是有帮助的。

苏菲娅·夏洛蒂和苏菲娅在 1705 年和 1714 年先后逝世,莱布尼兹的影响也随之衰落。此外,由于汉诺威的公爵和选帝侯乔治·路德维希在 1714 年通过王位继承法成了英王乔治一世,莱布尼兹没有扩大他的影响。他过去同英国思想家的争论,特别是同牛顿争夺微积分发明的优先权,导致宫廷作出的决定使莱布尼兹在汉诺威黯然失色。虽然愈益失宠,但他在汉诺威完成了他的最后成

就。这包括他的哲学的通俗概括《单子论》(1714),同英国神学家、牛顿学说的信奉者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通信(1715—1716),以及对中国哲学的看法的重要陈述《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这本著作完成于他1716年11月14日逝世前几个月。

据说,莱布尼兹临终时拒绝基督教的圣礼,因为他很少去教堂和吃圣餐。一般的揶揄的说法是,因为他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没有牧师愿主持葬礼,只有他的秘书埃克哈特(Eckhart)在墓地守候。

来华传教团

天主教和新教重新联合论同传教士活动之间的联系在莱布尼兹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像其他许多莱布尼兹哲学构成成分一样,这个问题也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尽管路德宗对传教兴趣甚微,但自1651年始,维腾堡的一伙人数少但很有影响的教师开始支持传教士的某些活动形式。这些人中有纽伦堡的布道者迪尔赫(Dilher),他在莱布尼兹1666—1667年在纽伦堡时帮助和保护过他。在有关中国著作的作者中,莱布尼兹熟悉并与之通信的有《中国文学》(莱顿,1660年)的作者斯皮宰尔(Spizel),《中国图说》(1667)的作者基尔舍(Kircher)。就是通过基尔舍的著作,莱布尼兹得到了一些关于重要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知识,尽管利玛窦的札记在17世纪欧洲的几种译本也是容易得到的。基尔舍是耶稣会士,他所在的这个教团对莱布尼兹天主教和新教重新联合的思想非常重要。

莱布尼兹最初同这个教派的成员接触可能通过博伊内堡的私人秘书、耶稣会士加曼斯(Gamans)的介绍,加曼斯把莱布尼兹介

绍给几个极有知识的耶稣会士，其中有基尔舍，他和莱布尼兹都有发展通用语言的兴趣；有波兰国王约翰·索比斯基(John Sobieski)的宫廷数学家考康斯基(Adam Kochanski)，从 1670 年到 1698 年，
6 他和莱布尼兹通信，两个人都对中国感兴趣。此外，考康斯基还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的首领南怀仁(F. Verbiest)通信。他还曾帮助耶稣会士促使彼得大帝打通到中国的陆路，但没有成功。

柏林尼古拉大教堂的教长米勒(Andreas Müller)，被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授以中国事务和远东贸易公司筹建顾问的资格。米勒的大部分著作经大选帝侯的医生约翰·埃尔舒茨(Johann Elsholz)转给莱布尼兹。1679 年莱布尼兹曾就米勒未出版的著作《汉字解》开列了一张有十四个问题的表，这张表通过埃尔舒茨转给米勒。从这些问题看，莱布尼兹好像吸收了米勒的理论：中国文字是象形的而非表义的或表音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在语言学上尚属可争议之列。这个象形文字论后来给了米勒异端的罪名，他因此被虔信宗教的腓特烈·威廉免职。具体说，这个攻击是针对米勒维护中国文字立场的。在指控者看来，中国文字肯定是魔鬼创造的，因为象形文字中有代表上帝的字，这等于创造了一个刀刻的偶像，违反了第二戒(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译者)。

在巴黎，耶稣会士以来华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为编辑，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687)，目的在于翻译几本中国经书，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弗朗兹·默克尔(Franz Merkel)指出，莱布尼兹在 1687 年 12 月 9 日给黑森-莱茵弗尔的伯爵恩斯特的信中曾经提到在这本书出版的这年仔细地读过它。不过，从莱布尼兹在以后的著作中很少提到这本书看，莱布尼兹从《孔子与中国哲学》这本书中吸收了多少东西还是个问题。但也有汉学家认为这本耶稣会士编辑的书直接影响了莱布尼兹的哲学。现在，保存在汉诺威的莱布尼兹藏书中有一本《孔子与中国哲学》。尽管它上面只有极少莱布尼兹亲手写的旁注，我们还是可以设想他熟